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六十八回 花彩雲有意騙癡郎 王太史兩番逃愛寵

且說花彩雲和王太史兩人扭作一團，揉成一塊。王太史年紀高大，那裡禁得起他這等的揉搓，早已氣喘吁吁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：「你有話只顧好說，為什麼要這般動手動腳？」我們讀書人那有這般的氣力。」花彩雲見了也覺好笑，方才放鬆了他，口中咕嚕道：「別人家才來浪說倪逃走，倪好好裡格人，為仔啥格事體要逃走？格號閒話勿知啥人格殺千刀，瞎三話四說出來格，連搭仔倪自家也勿懂。」辛修甫此時正坐在旁邊，眼睜睜的只好由他去罵。花彩雲又接著說道：「倪格嫁人是自家情願格，也無撥啥人來吃牢仔倪嫁人，勿般張裡篤格擋碼子，才來浪說倪格丘話，故歇索性說倪要逃走哉。耐去想囉，倪真格要逃走末，老早走脫格哉，陸裡等到故歇？格號閒話，說得阿要勿色頭？再有耐格飯桶，加二來得討氣，聽仔別人家一句閒話，雞毛當仔令箭，當仔真哉！說得明明白白格事體，耐故歇翻過來勿要。耐阿曉得別樣事體末好摟白相，格個嫁人格事體勿是好弄白相格。一歇說要，一歇說勿要，才是耐一干子格花頭，也無撥實梗容易晚。雖然倪做仔信人，名氣倒要緊格；耐勿要末，勿見得倪就勿嫁仔人，不過耐自家想想，格個辰光耐搭倪那哼說法，故歇為仔一句無撥對證格閒話，弄得實梗樣式，倪也勿來說耐，耐問問自家良心好哉。」

花彩雲這一席話說得有開有合，面面皆圓。王太史聽了，自己回心一想，果然覺得對不起他，暗想這都是辛修甫無緣無故的造言生事，幾乎離間了我的一場美滿姻緣。心上這般想，面上卻又不好怪他，只得對著花彩雲極力辯白，說這件事兒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是別人告訴他的，又極意的溫存慰勸了一回，花彩雲方才罷了。

把一個辛修甫氣得滿面通紅，發作又發作不出，提醒又提醒不來，也只好怪著自家多事，按下不提。

只說王太史回去，過了幾日果然清音彩轎，燈擔堂名的把花彩雲娶了進來，王太史的得意，自不必說。花彩雲自從嫁了過來之後，真個是隨心貼意，百順千依，把王太史哄得個死心塌地。這個時候，就是叫他把自己的性命交給花彩雲，大約他也沒有什麼不肯。

隔了半個月，花彩雲忽向王太史道：「故歇倪嫁仔耐，總算是格人家人。倪嫁仔過來，承耐格情，待倪總算好格。倪屋裡向有格斌姆來浪，倪想轉去看看倪斌姆，叫裡快活快活。說起來，總算是倪嫁耐一場，讓倪轉去繡繡場面，勿得如耐阿肯勿肯？」王太史此時已經被花彩雲迷得神志昏迷，夢魂顛倒，把個花彩雲恨不得一天到晚合在口中，擊在掌上，看得他就是神聖父母一般，那裡敢違背他的說話？

就連連的點頭，一口應允。花彩雲大喜。隔了一天，果然收拾了一個衣包，坐了馬車，臨走的時候還向王太史橫波一笑，又吩咐他道：「倪今朝夜裡向就轉來格，耐勿要出去。」王太史諾諾連聲的一直送出大門，看他上車自去。

原來花彩雲未走之前，已向王太史說明，他的娘家住在新北門內，馬車坐到城門口，再換了轎子進城。王太史還不放心，叫一個當差的跟去伺候。豈知去不多時，當差的一個人先自回來。王太史見了，急問他為什麼不跟著奶奶進城，當差的回道：「奶奶吩咐，恐怕家中有事，叫家人先自回來，到晚上□點鐘再放馬車去接。」

王太史聽了並不疑心，一直到了晚間，才慢慢吞吞的叫當差的配了馬車到城門口去接那位新姨太太，王太史自坐在家中老等。那知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直等到兩點多鐘，連當差的也不回來了。王太史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覺得有些不妙，卻還想不到花彩雲竟是一去不來。看看將近天明，王太史□分著急，連忙自己坐著包車，也到新北門外探望花彩雲的信息。到了城外河邊，停下車子四處一尋，只見自己當差的正在那裡和馬夫吵鬧。馬夫嚷著不肯再等，說：「你們說的□二點鐘卸載，現在將近三點鐘了，等不著他的人，不回去可做什麼？」王太史聽了曉得不妥當，急得心頭火發，毛發煙生，看著這花彩雲竟做了斷線的風箏，出籠的黃鶯，那裡還有一個影兒？王太史等到天明，沒法兒只得打發馬車回去。打開花彩雲的箱籠看時，一隻只都是空的，不多幾件舊衣服，不值什麼錢。

原來花彩雲有心逃走，趁著王太史有時出去，暗暗的把衣裳首飾搬運一空。王太史那裡想得他這般一著，花了五千銀子不算，還惹了一肚子的醜躓。起初的時候，要是聽了辛修甫的說話，也還不至吃虧。偏偏的王太史執迷不悟，拚命的和銀錢做對，一定要多送幾千銀子入了他的圈套才罷。你想，王太史雖然是個翰林，一時要借這三五千銀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到後來只落得泡影無常，電光一瞬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從此王太史為了金寓、花彩雲兩個信人負了一身虧累，惹了無數牢騷，你想可有什麼趣味？

看官且住，在下做書的做到此間，卻有一言奉勸，一班花柳場中的墜鞭公子，走馬王孫，且灰問柳之心，請聽聚花之舌。大凡一班嫖界中人，必定要有嫖界的資格方才不至吃虧。什麼叫做資格呢？第一要身段風流，第二要少年都麗，第三要郭家的金穴，第四是要嫖毒的大陰。這四件事兒樣樣完全，樁樁不缺，方算得花柳從中的飛將，溫柔隊裡的班頭。在下說到此處，就是人來問著在下道：「從來說鴉兒愛鈔，姐兒愛俏，你怎麼把身段放第一，面貌倒放在第二呢？」在下就回答他道：這個話兒卻不是這般說法，你且安心靜聽，待在下——的道來。

大抵堂子裡的客人，只要有些閱歷，自然隨處占些便宜，那初出茅廬、一毫閱歷沒有的客人，自然到處要吃些虧苦。就是一味的少年美貌，也要有這一身功架幫襯著他，方才做得堂子裡頭上客。若是單靠著自家面貌，一些兒沒有閱歷，樣樣都是外行，那歌場酒陣的規模絲毫不懂，竟是個頭頭碼子、土地老兒，盡著在堂子裡頭呆頭跛腦的亂闖，枉可的生了一付面貌，那裡占得著什麼便宜？就如信人的資格一般，相貌好了，還要看他的應酬；應酬好了，還要揀他的功架。若單是面貌好些，身段應酬一些沒有，像了那虎丘山上的泥娃子，楚王宮裡的息夫人，不言不語的默然相對，可有什麼味兒？照這樣的看起來，不得不把客人的功架推為第一，那面貌只好靠後些兒，算作第二的了。至於嫖客的銀錢自然也是一件逢時利器，但盡有那些曲辮子的客人看中了一個信人，轉著他的念頭，往往花了一千八百、三千二千，信人的身體也沒有碰著一碰。可見雖然錢可通神，也有辦不到的事體，所以這銀錢一道只好排在第三。再講起那武則天的淫經，張昌宗的秘記，這卻要先有了上面的這三樁資格，方才做得到這個分兒，不是和那信人一見兒面就可以如此如此得的，那就不得不把這件事兒排到第四去了。這是講那做客人的資格。

如今再提起信人的現狀來，信人們的看待客人，本來都是虛情假意，這卻不好怪他。為什麼呢？他做的就是這個迎新送舊的生涯，暮李朝張的本分，若要做了客人，一個個都把真心相待，不敵他的竹槓，不要他的銀錢，信人的首飾衣服，動用開支，卻叫他出在那裡？難道要叫他倒貼了銀錢，把自家的身體供給客人的頑笑麼？

從來說青樓妓女只愛銀錢，沒有情意，這句話卻是大謬不然。他做著這行生意，不要銀錢，可要什麼？就是客人上了他們的當，也是客人們自家情願，伏伏貼貼的把大把的金銀雙手奉送，不放一個屁兒。他們做信人的難道好做了強盜，硬搶客人的錢麼？這樣的平心和氣細細想起來，信人們沒有良心，實在怪他不得。只要做客人自家隨處留心，不要上他們的圈套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栽了筋斗，埋怨地皮，可是懊悔不來的了。

最可憐的是一班大人先生，自家的年紀差不多將近中年，堂子的情形卻又是一毫不懂，偏偏的要學那絲竹東山的謝太傅、戎裝駿馬的陳季常，一天到晚，盡著在堂子裡頭選舞徵歌，追歡尋夢。提著那一身的精神氣血，捏著那幾根的八字鬚鬚，在信人面前扮出了許多丑臉，做盡了無數戎腔。在上司面前做不出的奴顏婢膝，只要一見了信人，他就自然而然、不知不覺的沒有一樣不做出來。在他自己想來：「我這樣的降心遷就，屈意溫柔，信人面上可以告得無罪的了。」豈知信人們見了那班大老，面上雖然應酬著他，心上卻在那裡□分好笑。越是大人們賣弄風流，越是信人們滿心厭惡。見了他們那般動手動腳、嬉皮笑臉的醜態，不由得滿身毛孔都皺了起來，成了一身的雞皮疙瘩。這幾句說話，實是在上海一個有名的信人口內演說出來，並不是在下自家杜撰。列位試想，這老人花叢可有什麼趣味？

如今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王太史不見了姨太太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把一肚皮的氣一齊發作在家人身上，把當差的大罵一場，說他為什麼這般貪懶，先自回來，不跟著他們一起進城，以致鬧出這般笑話。當差的一肚子的委屈，不敢回嘴，只好諾諾連聲，連說：「家人該死。」王太史罵了他一頓還不出氣，立刻把他攆了出去，方才完事。

王太史自從經了這兩番笑柄，誰知他並不灰心，又在人家席上看中了陳文仙，一連叫了□幾個局，吃了兩三台酒。陳文仙雖然不比金寓和花彩雲這一班辣手信人，卻總有些紅信人的習氣，見了王太史這般年紀，鬚髮皆蒼，那裡有什麼真心相待？

只是面子上淡淡的應酬他。王太史卻看見陳文仙相貌甚好，身段玲瓏，真是潤臉呈花，圓姿替月；趙後回風之態，梁家七寶之妝。從前的花彩雲和金寓兩人的豐格，都覺得趕不上他。這位王太史就癩蛤蟆想吃起天鵝肉來，每每的在陳文仙院中一直坐到夜深還不肯走，微微的露出些仰慕的口風，要想陳文仙留他住夜。陳文仙那裡睬他，只裝著糊塗，不懂他的意思，就是這般一天一天的挨了過去。

王太史初做陳文仙的時候，章秋谷正在蘇州，所以秋谷並不曾曉得。到得章秋谷回來之後，因為借著中秋的局帳，試出陳文仙的真心，未免又加了幾分情愛，每天晚上竟不回去，□天之內，倒有六七天住在陳文仙的院中。這一天正逢禮拜，秋谷曉得堂子裡頭禮拜的生意總比別天好些，恐怕去得早了，有些碰和吃酒的客人還沒有散局，一則陳文仙分不開身，二則呆呆的坐在那裡也覺得沒有什麼趣味，有心去得遲些，直到□二點鐘之後方到兆貴里。在章秋谷的心上，以為這個時候一定沒有什麼客人的了。豈知到了那裡，房間擠得滿滿的，一些沒有空兒，大房間內有一個客人正在擺著雙台，另外還有兩三場和碰得甚是熱鬧。秋谷去了，沒有房間，只得在大房間背後一間小小的後房內權且坐下。

秋谷見了這般光景轉身要走，陳文仙趕了進來，一把拉住死也不放。秋谷只得坐下，和陳文仙講不多幾句說話，忽又聽得樓下相幫高叫客人上來。陳文仙立起身來往外便走，迎出房門。秋谷坐在房內，只聽得陳文仙對那來的客人說道：「王大人，對勿住，今朝房間勿空，阿好等一歇？」又叫寶珠姐姐道：「耐到樓底下花麗卿搭去看看，阿有空房間？」寶珠姐答應自去，又聽得那客人說道：「既是房間不空，也不必去另借房間，我去一回兒再來也好。」那說話的聲音是常熟口音，並且覺得□分相熟。正是：

謝太傅中年絲竹，別有深情；潘黃門兩鬢霜華，猶多綺思。

不知來的客人究竟是誰，靜聽下回分解。